今天：三美光臨艷篇四座

返東方荷特兒，兩人一身大汗，澳門亦如香港商台天氣報告小姐所說：「十分浩熱——即酷熱，有被陣局部（不是「性局部」，請勿排錯）驟雨……。」我們各自回房冲涼，換了爽快便裝，重臨「卡西諾」。孫博士同小翠玩二十一點，小翠管數，面前堆滿籌碼：

「他打得好，莊家通賠出十把，只第七把得手，可是沒加注。」小翠儼然是孫博士的難友矣。小二問我：「玩不玩？我們限定一小時好不好？」

「加時？」三十分，每人過萬籌碼還在她手袋中，便到香檳台玩花式。不意玩大小，逢「跳寶」，連中十一次，可惜沒畫進，只畫加注，以百元爲單位，我兩個在一小時內，共贏了五千多元。

「我改變策略，三寶上一個單位，百變八百，通不過，從頭來。」

「經營不易，可惜了好手風！」

辦法是：「大大大、小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小」——四條路滾上去。加注則一條通，可收入千六，或三千二。中間等了幾次，捉路，時已快午夜點半。

朵娜同兩位女名流，又上去「貴賓間」，我兩人出賭場，到不遠的中山春消夜。小二喜飲紅葡萄，我笑她：「大補皿喲！」

「會胖，是不是？」她吃驚，我看她雙頰微紅，雙眸水水的，胸纖而圓，皓齒如貝，不覺有「神交」之感，而源於「意淫」之一念——「你得婚後才會發點福。」她紅了臉嚷道：「我不瘦，並不怕再加點體重。來，跟你談正經的……。」我等她說下去，却又看菜牌點菜，沒了下文。忽然一亮，黛娜、K記二少奶借用朵娜，都換了時興的水紅花雙載描身運動服，位引得四座爲之一靜——「巧！我們輸光了，來。」小二認賞，失驚問：「輸光了？」

她們坐下，才知已將籌碼換了香港取的恒生支票，遺失也不怕。黛娜埋怨：「大哥，什麼事得罪了你？你只沒有拍過拖，也難怪。」於是添菜，都很餓了。兩位闊姐原來住總統，說東方沒訂房，早滿了。朵娜打呵欠說：「下注時興奮，事後好疲倦。他們呢，不見彼得，老孫？」同小翠，玩二十一點大概得手，彼得可能帶雷白卡拍我一下——「你，你幾時來的？」這紳士遠遠指另一枱，是兩個曼谷泰國小姐——「我在那邊，前天到香港的，再給你通電話。」

警員在境場檢去的。

帮辦知與境場死案有關，忙請大衛進內詳談並錄口供。

原來，那是一封遺書，只說死者久病厭世，服了過量的安眠藥，在境場石碑前死去而已。

「你和這死者相識嗎？」帮辦問唐大衛。

「不相識，」他搖搖頭，「是她托夢告訴我，要我去境場取遺封信的，你說的。」

「急什麼？今晚我來找你就得了，再見！」她說。

一輛汽車擦身駛來，唐大衛本能地退後，待他站定時，李小姐已不見了，像一陣風地飄走了，使他感到莫名其妙。

有點茫然，他只好繼續前去，思量着到警署要說些什麼。

警署坐堂帮問大衛有何要事？大衛說出要找「封信，那封信是你們的，究你了，你可以走了。」

七一：音沉影寂

碧琪曰：「賣夠一半飛未呢？」

蟹毛苦笑，曰：「一半？面家劇，今次男秦拳會載得慘，只賣得四分一飛。」

碧琪曰：「吓？也咁慘，上次賽前兩日，已經賣了八成飛喲！」

蟹毛曰：「就係喲，碧琪，你話嘞，這一啖氣我又點吞。」

碧琪曰：「有法喲，蟹哥，你跨開D。」

蟹毛曰：「我就係跨得開，否則界杜德激死！佢應承過我，以後同我打拳者也！今次却投向秦拳會，出乎意料。」

碧琪曰：「德仔一個人担得飛？」

蟹毛曰：「最少係我捧起佢，令佢出名！」

碧琪曰：「無謂激氣，希望場場爆棚！」

蟹毛曰：「碧琪，你明日要搞掂杜德先！」

碧琪曰：「我有分數，總之我會搞掂佢！」

蟹毛曰：「有已分數？既然上鈎，要快手全得。」

碧琪曰：「賣夠一半，仔，識佢第二日就上床乎？」

蟹毛曰：「好出奇乎？現時火箭時代，唔通花前月下三兩年至埋牙乎？」

碧琪曰：「咁又唔係，不過杜德份人木木獨獨咁，正一打壞，太過快，怕佢起疑心。」

蟹毛曰：「不賽越來越近。」

碧琪曰：「我知，都話我有分數咯。」

次日一早，碧琪照樣出門，但有去杜德間別墅，而是實行欲擒先縱，等杜德心掛掛。

果然，杜德成隻呆頭鵝咁，望到頸長，以爲佳人依約而至，等了一排，音沉影寂。

杜德只有自己去跑步，跑完返別墅後，坐在花園裡等候。

等極亦不見碧琪，杜德連練拳都冇心機，又忘記了問佢電話，不由詮三詮四，以爲有乜意外。

七一：被訓斥爲荒謬

「你實的不去警署？」唐大衛想盡力挽留她，「至多你不進去好了，在外面等我，我還有許多話想對你說的。」

「急什麼？今晚我來找你就得了，再見！」她說。

一輛汽車擦身駛來，唐大衛本能地退後，待他站定時，李小姐已不見了，像一陣風地飄走了，使他感到莫名其妙。

有點茫然，他只好繼續前去，思量着到警署要說些什麼。

警署坐堂帮問大衛有何要事？大衛說出要找「封信，那封信是你們的，究你了，你可以走了。」

但我到境場時已遲了。

「荒謬，」帮辦笑道，「現在已是太空時代，還有托夢？說出來連小童也不相信的。」

「既然你和死者無關係，那也不追究了。」

陰陽之間　曷華

城市之光　成匡

移民何價（十）

姬絲汀抵埗即寫信給母親報平安，找到工作之後，又寫信向母親報告。

她任職後，自我租樓居住，收入與支出抵銷後，還有盈餘，她高興極了。

梁太雖然目不識丁，但常常請人代筆寫信來，信中除了關懷起居生活外，特別關懷的，是她一再說要過來飲喜酒，希望見到新女婿。

姬絲汀何富沒有此心，初時，還受到何仲榮的陰影籠罩，失去了的終對於這些外籍人士，生不出情愫來。

第二個原則，不嫁那些金山阿伯，因爲這些阿伯，雖然在外國生活習慣不中不西，她

姬絲汀也逐漸開始作求偶之想了。

求偶當然有一個原則，第一個原則，不作異國情鴛，雖然她受過洋化教育，她在外國銀行工作十多年，然而，她始終不把自己同化，她仍然保留着華人的血統，過着華人方式的生活。

西方人士的生活習慣，她總感到有些不大習慣。

到了加拿大，雖然日夕接觸的都是洋人，但是她始終對於這些外籍人士，生不出情愫來。

因此，姬絲汀也逐漸開始作求偶之想了。

求偶當然有一個原則，第一個原則，不作異國情鴛，雖然她受過洋化教育，她在外國銀行工作十多年，然而，她始終不把自己同化，她仍然保留着華人的血統，過着華人方式的生活。

西方人士的生活習慣，她總感到有些不大習慣。

到了加拿大，雖然日夕接觸的都是洋人，但是她始終對於這些外籍人士，生不出情愫來。

第二個原則，不嫁那些金山阿伯，因爲這些阿伯，雖然在外國生活習慣不中不西，她

蜂風語言　偏繆

代價甚高

煤氣公司加强宣傳措施。

這是用人命換來的效果。

同是「社工」

一百社工請願。

也是「社工」問題。

觀念不同

議員表示設監察組保障居民利益。

當局却以輕鐵利益佔先。

心鬼　真浩森

一七四：她是處女？

「你們男人就是這樣！」薛雲英嬌羞似地拍打他一下。

「對，不是這樣就不是男人了！」黃天白說。

他把沐浴的香露倒在薛雲英身上，自己也倒了一些，然後，他們互相替對方擦身。

冲掉了身上的泡沫後，黃天白等不及薛雲英抹乾身上的水，就把她攔腰抱起，一直抱進臥室裡去。

他把薛雲英放在床上，自己也在她的身上躺下去。

他在薛雲英的臉上、唇上、頸間吻着、磨擦着，雙手也交替地在她身體上愛撫，從肩背到胸部，到大腿，從腰間到胸脯，再滑落到小腹，一步步地向她的敏感部位移動……

薛雲英的反應很快。

但是，他們甫一接觸上，薛雲英却緊張得很，一會兒，她還低聲說：

「你輕點吧，我疼呢！」

「怎麼？你是第一次？」黃天白詫異地問道。

「唔！」她點頭。

「哦——眞的！」黃天白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現在的風月場中，還能找到處女嗎？

但是，他很快知道，薛雲英並沒有騙他，她的話是眞的！

到時，黃天白有點感動了。她緊摟着薛雲英說：

「阿英，你眞好！」

「現在，我什麼都給你了！我對你好，希望你也對我好！」薛雲英雙手環抱着黃天白的脖子，吻着他。

海島日出　辛海

一九一：琦茜懷孕

多想回到沙田第一城，見見爸爸媽媽，但是想到他們去看了「龍虎鳳」，老人家頭腦守舊，一定會責罵，再說，嘉權也不讓她隨便走動，他正和顏國森在研究一個劇本「花拳幽魂」，既有鬼魅，也有艷情。

他要她讀劇本，鑽研角色。回家之舉，只好作罷。

籌備一個月後，影片開鏡前數天，琦茜的生理有變化，胃悶，她趁着隨服裝設計的阮姐選衣料時，走去找醫生檢查。

原來已懷孕一個月。她身體懷着野島師兄的塊肉。清楚了然于心，她無論如何也要保持。

想到今後將要拍戲，而自己又拒絕與嘉權同居，以後將怎樣保護胎兒呢？

就在那個晚上，嘉權聽到院商向他報告「龍虎鳳」總收入千三百萬，他開心到頂點，和琦茜在家裡喝了一杯又一杯酒，醉了，不肯回隔壁房子去睡，他懇求道：

「琦茜，讓我們高高興興同睡一晚，只一晚，過兩天，你要忙于拍戲了！」

琦茜打開睡房的關閘，只爲了讓肚子裡的胎兒找到名份，不要做私生，是夜，她和他同睡在床上。當她讓嘉權擁得緊緊時，心在想：

「琦茜，你！但我怎樣辛苦，千方百計，也爲你保持骨肉，即使拍戲如何辛苦我也要保持，作爲我對你的補償！」

影片開鏡。琦茜忍耐着懷孕導致生理變化，從肩背到小腹，一步步地向她的敏感部位移動……

薛雲英的反應很快。

但是，他們甫一接觸上，薛雲英却緊張得演，一個月，他還低聲說：

「你輕點吧，我疼呢！」

「怎麼？你是第一次？」黃天白詫異地問道。

「唔！」她點頭。

「哦——眞的！」黃天白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現在的風月場中，還能找到處女嗎？

但是，他很快知道，薛雲英並沒有騙他，她的話是眞的！

到時，黃天白有點感動了。她緊摟着薛雲英說：

「阿英，你眞好！」

「現在，我什麼都給你了！我對你好，希望你也對我好！」薛雲英雙手環抱着黃天白的脖子，吻着他。

十：只能咬牙切齒

現在羣芳已經完全醒過來了，睜眼一望，却發覺自己躺在床上，而且赤裸裸地連裏衣也沒有穿，身旁躺着的却是貴叔，他也是赤身露體，還打着鼻鼾，這一驚可非同小可。她驀地掙扎起床，站在床邊，急匆匆地穿上掉在地上的內衣外衣。

這一番舉動，却把熟睡中的貴叔驚醒了，他望了羣芳一眼，說道：「等一等，我請你飲早茶，飲完早茶再回去當更也不遲。」

羣芳恨恨地瞪了貴叔一眼，滿胸的怒意都在這一眼中表露出來，如果有這樣的可能，她會一口把貴叔吞下肚，或是像怒獅一樣，把他撕成一片一片。可惜她是個弱質的女流，只能咬牙切齒，暗自抵受。她萬萬想不到，自己把他當成長輩一般尊敬，他却幹出這般的禽獸行爲來。

樓克女郎　王方

當下羣芳一聲不哼，忍辱含羞，打開房門，走了出去。這才知道，這裏原來是一間三流的旅店。她沒有理會貴叔的叫喊和追趕，步出旅店，剛好看到一輛的士在路邊經過，她匆匆招手把它截停，說了一聲：「葡京！」的士便像風一般向前馳去。

車到葡京酒店門口，羣芳才發覺，她離開旅店那間房時，只顧匆匆忙忙穿衣服，把手袋留下了也不知道，現在要下車，才發覺身上竟是不名一文，登時呆住了。

她一臉窘色，對着的士司機說道：「對不起，我忘記帶手袋，請等一等，待我拿車錢給你。」

那個在酒店門口替人開車門的印度人，認得羣芳是賭場的女荷官，便從衣袋中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羣芳，說道：「小姐，這車錢我借給你。」

無聲的恋歌

文·牟子　畫·格家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什麼意思？胡先生！」劉蓮蒂問。

「唱得不好，祇是有色而已！樣子又輕浮。」

劉蓮蒂也感到這個比自己年齡大得不多的小姐唱得很差，却有些妖嬈。

一小時後，那個菲律賓人組織的樂隊開始奏新潮音樂了，胡澄清向劉蓮蒂提到此樂隊比「聖安娜」好得多，便請她跳舞，他們即入舞池。

令她感到驚喜的是這傢伙的新潮舞十分出色，她有興趣與他跳了。他們連跳了四次返座。再大半小時，他們跳了兩次狐步，他的姿勢也大方，又不企圖與她貼面呢。

一點十分，他們離開那邊，他把她送返。

明天早晨八點半，劉蓮蒂到了方小姐那邊。她先付二千元後，即被帶往一間有浴室的臥室，手續非常快。後來方小姐對她說：

「睡兩小時，我來叫你。」

方小姐走後，劉蓮蒂希望入睡也辦不到，她感到自己精神很好，但仍候方小姐來，方小姐終于來了，給她量了熱度與脈搏，笑道：

「你晚上也可以唱歌呢。」

「你知道我唱歌？」劉蓮蒂有些驚奇。

「我看到劉小姐在周刊上作封面女郎。」

「不能把我來此地的事情讓人知道，方小姐！」

「我怎麼會呢？這是十二分不可能的。」

方小姐送劉蓮蒂到這個單位門口，她告訴病家自己也能醫別的病，嬉料是專長。蓮蒂點點頭，但不希望自己再去找方小姐，正當病多的是有牌醫生呢。她回家即到房中，肚感到餓，把鮮奶熱了，再吃蛋糕，才到房中睡覺。

夜七點半，劉蓮蒂接到了林佩佩的電話問着：

「解決問題了吧？」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你在什麼地方打電話來的？」劉蓮蒂說。

「在家中，沒人，什麼都可以講，今夜不去唱歌了吧？」

「照常返工，我十分感謝你的表姐呢！」

「你家中有人，不和你多說話了，明天你在適當時間打電話與我。」

劉蓮蒂答應後收錢，抵「聖安娜」，唱歌也不受影響。那夜沒熟人，她回家消夜，喝了些白蘭地返房。（二一五）

碧血情仇　石鎮文　秋原畫

十五：保護棟石

「放了？」三才書生回頭道：「萬一走漏了你肯負責？」

也先的軍法十分嚴厲，巴魯扎倒不敢魯莽，但立即收回成命，又難以下台，當下反詰道：「你保証他是皇帝？你見過兩蠻皇帝？萬一弄錯，大師怪罪下來，由你承担？」

三才書生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傢伙，也有心計！」他固然未敢肯定蒙明即是皇帝，萬一弄錯，也先面前，須不好說話。當下想了一下道：「區區只是懷疑，……這個……哈哈，此刻區區以你馬首是瞻，就由你決定吧！」言畢退到一邊去。

巴魯扎見他這樣，心裏反而生疑，忖道：「素聞這馘丁生性狡猾，莫非他這是以退爲進？」他一時想不到解決的辦法，僵在那裏。

三才書生冷笑道：「大師料？」他一時想不到解決的辦法，僵在那裏。

兩個人你不管了是不是？佛僧馬，向北急馳，可是背後馬蹄聲却越來越近，陳萬里回頭一望，脫不倫距離他們不過半里遠！

陳萬里道：「是脆不倫那番僧帶人追來了！」

「這番僧武功甚是了得，走爲上着！」當下三人跳上馬，向北急馳，可是背後馬蹄聲却越來越近，陳萬里回頭一望，脫不倫距離他們不過半里遠！

（四一六）

無聲的恋歌

文·牟子　畫·格家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什麼意思？胡先生！」劉蓮蒂問。

「唱得不好，祇是有色而已！樣子又輕浮。」

劉蓮蒂也感到這個比自己年齡大得不多的小姐唱得很差，却有些妖嬈。

一小時後，那個菲律賓人組織的樂隊開始奏新潮音樂了，胡澄清向劉蓮蒂提到此樂隊比「聖安娜」好得多，便請她跳舞，他們即入舞池。

令她感到驚喜的是這傢伙的新潮舞十分出色，她有興趣與他跳了。他們連跳了四次返座。再大半小時，他們跳了兩次狐步，他的姿勢也大方，又不企圖與她貼面呢。

一點十分，他們離開那邊，他把她送返。

明天早晨八點半，劉蓮蒂到了方小姐那邊。她先付二千元後，即被帶往一間有浴室的臥室，手續非常快。後來方小姐對她說：

「睡兩小時，我來叫你。」

方小姐走後，劉蓮蒂希望入睡也辦不到，她感到自己精神很好，但仍候方小姐來，方小姐終于來了，給她量了熱度與脈搏，笑道：

「你晚上也可以唱歌呢。」

「你知道我唱歌？」劉蓮蒂有些驚奇。

「我看到劉小姐在周刊上作封面女郎。」

「不能把我來此地的事情讓人知道，方小姐！」

「我怎麼會呢？這是十二分不可能的。」

方小姐送劉蓮蒂到這個單位門口，她告訴病家自己也能醫別的病，嬉料是專長。蓮蒂點點頭，但不希望自己再去找方小姐，正當病多的是有牌醫生呢。她回家即到房中，肚感到餓，把鮮奶熱了，再吃蛋糕，才到房中睡覺。

夜七點半，劉蓮蒂接到了林佩佩的電話問着：

「解決問題了吧？」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你在什麼地方打電話來的？」劉蓮蒂說。

「在家中，沒人，什麼都可以講，今夜不去唱歌了吧？」

「照常返工，我十分感謝你的表姐呢！」

「你家中有人，不和你多說話了，明天你在適當時間打電話與我。」

劉蓮蒂答應後收錢，抵「聖安娜」，唱歌也不受影響。那夜沒熟人，她回家消夜，喝了些白蘭地返房。（二一五）

知音此處

通天曉先生：

小弟欲知下面三隊六十年代歐西流行曲樂隊的資料，勞煩先生高明一查抽空在貴版告知該三樂隊之成員及出名歌曲：（一）THE TROGGS；（二）THE MOVE；（三）UNIT FOUR PLUS TWO

何昕

何昕先生：

現簡單介紹三隊六十年代樂隊的情況：

一、THE TROGGS是一支英國全男班歌手與器樂樂隊，其成員有：Reg Presley（歌手），Chris Britton（結他），Petre Staples（倍低音提琴），Ronnie Bond（鼓手）。上榜的歌曲有：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的Wild Thing（鹵莽的傢伙），上榜第二位置，共十二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的With a girl like you（與你一樣的女孩在一塊兒），上榜第一位置，共十二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I Can't Control Myself（我不能控制自己）。上榜第二位置，共十四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的Anyway that You Want Me（無論如何你都需要我），這首歌曲上榜第八位置，一共停留十周。

二、THE MOVE是英國一支全男班歌手與器樂樂隊，其成員有：Bev Beven（鼓手），Trevor Burton（歌手，結他），Chris Kefford（倍低音提琴），Carl Wayre（結他，歌手），Roy Wood（結他，歌手班卓琴，琴搭琴）。上榜的歌曲有：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的Night of Fear（恐怖之夜），上榜第二位置，共十周；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的Fire Brigade（消防隊），上榜第三位置，共十一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Blackberry Way（黑斑尼之路），上榜第一位置，共十二周。

三、UNIT FOUR PLUS TWO是一支英國全男班歌手與器樂樂隊。可能由於組隊的日子較短，知名度不太高，所以有些資料裡都沒有樂隊成員的名字，故沒能介紹請諒。其上榜的歌曲有：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的Green Fields（綠色原野），上榜第四十八位置，共二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的Concrete & Clay（混凝土與黏土），上榜第一位置，共十五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的You Have Never been（你仍未），上榜第十四位置，共十一周；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的Baby Never say goodbye（姑娘從未說再見），上榜第四十九位置，共一周。（迅林、新八七七六）

三隊六十年代樂隊介紹其成員及歌曲

遊罷桂林再遊肇慶　怎樣安排才不費時

通天曉先生：

小弟擬於八月中與友人到桂林遊覽，希望順路遊覽肇慶、七星岩、鼎湖、從化一帶，可以嗎？行程應如何安排較爲妥當呢？需時幾日和要預備多少金錢？如何編排交通和住宿問題？

强仔

强仔先生：

你的行程可作這樣安排，先從香港乘搭直通火車往廣州，從廣州乘搭飛機往桂林，在桂林可安排四日旅程，住宿方面，可入住丹桂飯店，此飯店地點適中，雙人房收費約卅六元人民幣，單人房廿八元，地址在中山路南門橋附近，位於民航局之南，火車與汽車站之北。

透罷桂林之後，從桂林乘搭飛機往廣州，乘搭直通火車返回廣州也可以。到達廣州之後，先遊從化，廣州有長途汽車往從化，遊覽溫泉一帶風景區，然後乘汽車返回廣州，從廣州乘汽車往肇慶，安排三日旅程，第一天遊覽鼎湖，可作雲溪探勝，參觀白雲寺、慶雲寺，遊覽飛水潭等勝蹟。第二天遊覽星湖，主要遊覽點有雙源洞、紅蓮湖、碧霞洞、摩崖石刻、水月宮。第三天瀏覽市容及市區內名勝，主要有閱江樓、崇禧塔及梅庵。

肇慶市有端州飯店，在解放北路星岩禮堂對面，松濤賓館在七星岩內。

回程可從肇慶乘搭客輪返香港。全程約需旅費二千七百元。（江嵐、新八七七六）

內地旅行

無線電線　FM 96 MHz　MW 80 kHz

獲文機紹介

李和先生：

携帶式耳筒音响機WALKMAN自一九七九年發明以來，如今已十分流行，人們俗稱它爲「獲文機」或「樂聞機」，首先由新力公司推出，如今牌子多極了。

它是輕便携帶，用耳筒作放音收聽的立體聲盒帶錄音機。該類機種很多，以使用功能計，大致分有純播放立體聲盒帶爲主的播帶機，可錄、可播放的錄音機，可播盒帶，可接收AM及FM的多用途機，以及只接收FM/AM或者只收聽FM，或AM其中一種廣播的收音機等等。售價由數十元到數百元不等，隨不同的用途功能和質素及牌子而定。一般純AM收音的機種最平，較貴一級的是可以收聽AM/FM立體聲機種，或者盒帶機。更貴一級的是錄收及可播帶、收音的多用途機。

這些隨身携帶收聽的耳筒音响器材，設計的形式都是機身造成薄方式盒外型，有扣帶可便於掛附在腰間。另外就是一個輕巧的耳筒機，由引綫直接抽至機身的輸出插口上。機身的縱操掣鈕十分輕盈，並常用發光二極管（LED）指示燈計輕巧細小，所以絕大部份用筆芯電池，其中以採用四枚電池共六伏，可以充電，是一種經濟好用的電源。

這種多次充電的鎳鎘電池，目下很受人們的歡迎。（半勺、新八七四〇一）

不修邊幅　出後漢書

通天曉先生：

小弟有一成語請教：「不修邊幅」不知出自何經何典，煩在貴版一答。

學賦

學賦先生：

「不修邊幅」語出後漢書馬援傳：「人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興國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固足久稽天下士乎？」

「不修邊幅」這句成語，用以形容一個人性情浪漫，而且不拘形式小節，不修整儀容。（江嵐、新八七三九八）

物語成　物語室

收函

蕭汀

李學賦

李丹樺

和仔

偉强

耀翔

刊覆

何昕

鍾惠民

華能

袁耀山

元人方夔把西瓜誇張爲

水生牙語笑浮香　風生骨襟衣入涼

西瓜故鄉在非洲沙漠

我國培植此瓜逾千年

講講飲食

通天曉先生：

在唐書如蒸之時，如果飲餐一頓甘涼爽口的西瓜，就會感到暑氣頓消，難怪西瓜被詩人們所吟咏。下面是清代詩人紀曉嵐寫的一首關於西瓜的詩：

種出東陵子母瓜，伊州佳種莫相誇；涼爭冰雪甜爭蜜，消得溫敦顧渚茶。

漢朝初年有個叫召平的人，被秦朝的東陵侯，秦亡後，他就在長安城（現在的西安）東門外的原來封地——東陵種瓜。據說召平種的瓜有五色，味道非常甜美，當時的人就把這種瓜叫作「東陵瓜」。因東陵瓜很有名，後世人也就用它作爲西瓜的代名詞。詩中的「伊州」是唐朝時在西域設置的州郡名稱，全稱叫「伊州伊吾郡」，即現在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哈密縣。哈密生產的哈密瓜和西瓜作比較。「子母瓜」是指大西瓜和小西瓜。了解了這個典故和地名，前兩句詩的意思也就清楚了。後兩句詩譯成現在的話是：涼如冰雪甜似蜜的西瓜，可以抵得上（即「消得」）「溫敦（即「溫吞」，微溫）的顧渚茶。詩人爲什麼要用「顧渚」（山名，在江蘇省宜興縣）茶來作比較呢？因爲顧渚茶在唐宋時非常著名，是當時地方長官，一個月，他還低聲說：

「怎麼？你是第一次？」黃天白詫異地問道。

「唔！」她點頭。

「哦——眞的！」黃天白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現在的風月場中，還能找到處女嗎？

但是，他很快知道，薛雲英並沒有騙他，她的話是眞的！

到時，黃天白有點感動了。她緊摟着薛雲英說：

「阿英，你眞好！」

「現在，我什麼都給你了！我對你好，希望你也對我好！」薛雲英雙手環抱着黃天白的脖子，吻着他。

骨質疏鬆原因三方面　缺乏運動與此有關連

醫理淺釋

通天曉先生：

（一）弟今年卅八歲，已婚。因患腰痛曾看骨神經科醫生，醫生說我因職業關係（文員工作坐椅時間太久）又長期太少運動，故有骨退化超過應退化之程度，他要我每天在床上田字床做腹部運動及每星期游泳不少於三次。先生能否提供更好的方法？是否吃中藥會有帮助？吃甚麼中藥最好？

（二）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是農曆何月何日？星期幾？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是農曆何月何日？星期幾？

鍾惠民先生：

（一）骨退化，指的可能是骨質疏鬆症。此病之出現，應是屬於老年人之事情，但你却只有卅八歲，這就眞是來得太早一些了。

骨質疏鬆，是缺乏鈣質，有好幾個原因的，一是內分泌方面，性激素對骨質生長有作用，缺之時確可引發骨質疏鬆的。年老人內分泌已告下降，故可能有骨質疏鬆發生，但你才卅八歲，應是與此關係的。二是營養方面，維他命C與維他命D，均對骨質有作用者，缺之時骨質生長就有問題。因此，你多吃點水菓，補充多些維他命C，對這方面應是有作用者。三是缺之運動。運動之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有利於骨質生長。而你說一向缺少運動，那麼，骨質疏鬆可能正是與此有關了。因此，醫生囑咐你要注意運動，這也是大有道理的。其實，晒晒太陽，活動一下，對你是極爲有益的。

你問及中藥方面，可以杜仲煲猪腰，這對於一些腰痛患者，是一種食療方法也，可以一試看。

（二）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折合農曆爲九月初五日，是日星期四。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折合農曆爲九月十一日，是日星期三。（梁醫生、新八七七五七）

蓋世太保　源自希魔

袁耀山先生：

「蓋世太保」一名，譯自GESTAPO，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法西斯德國的秘密警察組織。希特勒利用它的殘暴行爲和虐殺手段，來鞏固其「國社黨」的政府。

又「蓋世」又「太保」，本來此譯名已很好，一看見就知道他們是「殺人王」。但是，也有人把它另譯爲「格殺打撲」的，更加可怕也。（孔平、新八七七二九）

石頭貨幣　前·目還有家國使用·使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甘肅省武威齊家文化墓葬中發現一些奇特的石頭，多數呈青灰色，形狀爲不規則的圓形，大的直徑在五十至六十厘米，小的約爲廿五厘米，中間有一圓孔，孔的直徑爲七至十厘米，厚度在一點五至二點二厘米之間。

這些笨重的石頭到底有何用處呢？考古學家經嚴密查証後，証實它便是「石頭貨幣」。早在四千多年前，即我國歷史上的夏朝時期，甘肅以及青海東部地區齊家文化民族的人們，便是使用這種奇特的石頭作爲貨幣的。

至於時至今日，世界上是否還有人使用石頭貨幣呢？答案則是肯定的。據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及其他有關書刊所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三個州之一的耶普島，其居民至今仍流通着形如磨盤、中間穿孔的石頭貨幣，並在克羅尼亞首府附近的巴拉巴鎮設有一家石頭貨幣銀行，場地上堆放着許多石頭貨幣，其中一些石幣直徑有十二呎，重量達數千公斤。（秦成、新八七四三〇）

無有奇不